

# 《西服荡起的“疑”波》

作者：吴开森



左撩的西服与右指尖上的“万国条幅”。

某日，一挚友直率地连连追问，拙文所描述陪伴了我半世纪之久的西服是否属实？她认为极不寻常，对此置疑。我一时愣了，但深谙友人一向厚道，断无他意。可能人们会据于通识，觉得对一件衣物逾半世纪的“痴迷”太不可思议了！故我对挚友的再次提问表示谅解，切确知道她并非要无端推定我喧哗矫作。我平心地向她阐释，可能由于我数十年来嗜好高酒精度的烈酒所致，受浓酒精侵蚀，导致身体难以“发膘”，况且我生性吝嗇，自己又没“大事业”需要出席或实施公关活动，故毋须为西服

份；假如出游，那须穿件外套、夹克之类足矣，久年遨游北欧、北美时，我甚至也尝试过“一条牛仔裤穿越两大洋”的经历。或有宴请呢，至多整齐地穿戴洁淨長袖就够体面大方了。尤其两个男儿成人后，体型与我均无多大差异，自那时起，上自T恤、长短外衣；下至长裤、短袖，各样款型靴子供应不絕，充实了衣柜、鞋架。虽然绝大部分皆为二手货，但如不加留意，看去与八、九成新没什么区别。最可笑，因为长子是高干，领带会视情应需更换配系，传下的条条领带均无用武之地，惟有高挂帘架

如万国条幅招展，就等候或有经年至交、子侄来访，不介意者叫他们任挑，最重要于他们仍然适用。一些不起眼的小事，只要对人有利，我们就不妨去做，也好物尽其用。有些东西，很多自己没用得上的，可能对小阶层人员有益，我真想假如能够尽量清空家中的荒置物，以减轻心理上的积压。疫情前，我不时会上山区，每次都携上几件，有时连孙女较为完好的废置衣物或小鞋子，就在山居屋檐下像摆摊一样铺开，任乡人拣取，每次都会搞得“生意兴隆”，甚至熟人们戏称是山地之圣旦老人。只是打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疫情期间，顾念自己年事已高，属于易感染的群体，为防控着想，减少不紧迫的人际来往，一切按了暂停键，年内只上了山居一次，祈祷疫情快快缓解、消失，人生又可开启“例行公事”了。生活原本是可以那样简单，相对于繁冗漫长的人生过程，那只是小事一捺，仅视我们肯干与否。人生，多一份施予、少一份牵念，同样地，这些事情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我们对生活的概念与对人生的观点，里头很多见地仍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与感悟，调整自己。这一切行止，其实微不足道，反观中国领导人，在

民族解放斗争时期的迭事，穿著补补丁，宛如一幅百拼图，可知那时情况极其艰苦恶劣，但也映射出领导人的高尚情操，一切付出都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作出的巨大牺牲。

回思人类社会，原先对衣着的需求是起码的保暖蔽体，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的文化阶段，更加关注生活细节，伴随的饮食文化、衣著文化等莫不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尤其在功利主义的渲染下，其所显见的也映衬于个体的社会地位，随著文明进步的所谓时尚、风潮，衣物已不单是保暖蔽体，更是依附者身份的体现，如若再辅以品牌的加持、对虚荣的追捧，那就会因人而异更增强了对衣物价值的评估。追求风潮与时尚，是人人俱生的审美观念，追求向往更为美好生活的抒发，这是不应该被抹煞或非议。但话说回来，追纵时尚、赶风潮，也同样因应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看法与价值理念，不会只有一个普世的模式，也不可能凡事只解译为“想当然”。我们在不妨碍旁人的前提下，是可做于己身心感觉适宜的事情；有时一些好的事情，自己有意为之，想做又不知道从何做起，但如不沉下心开始去做，不然，就永远无

从做起了。所以，伴随人类的文明，简单的衣著，逐渐淡化了主题的功能而相应被进化、发展成一门大学问。但对旧物的怜惜，促使效益的放大，却是另外一回事，凭心而论，那是对地球资源的一种“适取所需”的另类践行吧！

我对西服虽说仅视之为陪衬、套装，因为普适性强，私下觉得没必要有更多的追求，适用就好。但西服不单陪伴我走了半个多世纪，在它身上也承载着我们很多的记忆，抚慰了我心灵上对往昔的思念；让我们从回神中鉴往知来，不致于在渺茫中迷失方向。有了它，好像有了依托，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要往哪里，也间尔抚平了乡愁。

在往后的岁月，只要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我们仍将不离不弃同厮守，西服上依衬的思念与乡愁也将伴随人的一生永恒存在。一袭深褐色的西服，虽说颜色有点古板，却历久弥醇，不张扬，半世纪以来，静静的挂在衣柜里，好像岁月老人，饱览了岁月沧桑，读懂了人间世故，它在衣架上不曾对周遭有更多的索求。其实，我从它身上也慢慢“读懂了”我自己…（完）